

《法藏文庫》
碩博士學位論文

中國佛教學術論叢



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印行

《法藏文庫》

碩博士學位論文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 88

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印行

《法藏文庫》中國佛教學術論典 88 碩博士學位論文

監修 星雲大師

學術委員 樓宇烈 王堯 方立天 賴永海 陳兵

方廣錫 藍吉富 慈惠 慧開 依空

總策劃 程恭讓

總編輯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編輯 永明 永進 永本 滿果 滿耕

二〇〇三年十月初版一刷

發行者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

發行人 慈惠（張優理）

出版者 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〇七）六五六一九二一轉一一一九

流通處 佛光出版社

高雄縣大樹鄉興田村興田路一一六一七號（〇七）六五六四〇三八一九

香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松隆路三二七號九樓（〇二）二七四八三三〇二

工本費 每册美金十五元

法律顧問 舒建中、毛英富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佛學碩、博士論文第九輯(十冊)目錄,總目錄刊在第九十冊之後

⑧1 敦煌淨土圖像研究(王惠民)
北涼石塔造像研究(殷光明)

⑧6 中原北方地區北朝晚期的石窟寺(李裕群)
須彌山唐代洞窟的類型和分期(林蔚)
遼寧義縣萬佛堂北魏石窟之研究(劉建華)

⑧2 四川唐宋佛教造像的圖像學研究(羅世平)

巴中南龕摩崖造像藝術研究(顧森)

濟南地區石窟、摩崖造像調查與初步研究

(李清泉)

炳靈寺一六九窟塑像與壁畫的年代(常青)

⑧7 中世紀藏傳佛教藝術(熊文彬)

須彌山早期洞窟的分期研究(陳悅新)

旅順博物館藏犍陀羅佛教石刻(關欣)

柏茲克里克佛教洞窟分期試論(王玉冬)

西藏阿里托林寺與毗鄰的印度塔博寺、阿

契寺三者早期遺存間相互關係的探討(

謝鵬)

⑧3 敦煌莫高窟史研究(馬德)
天龍山石窟分期研究(李裕群)

⑧4 克孜爾石窟的洞窟分類與石窟寺院的組成

(晁華山)

敦煌莫高窟六世紀末至九世紀中葉的裝飾

圖案(薄小瑩)

敦煌莫高窟北朝晚期洞窟的分期與研究(

李崇峰)

五—六世紀河西石窟與河西佛教(暨遠志)

⑧8 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謝繼勝)

⑧9 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林仁昱)

⑨0 印度佛教蓮花紋飾之探討(郭乃彰)

釋迦八相圖之研究(蔡睿娟)

⑧5 克孜爾石窟的佛傳壁畫(丁明夷)

克孜爾中心柱窟研究(馬世長)

克孜爾洞窟形制的研究(許宛音)

莫高窟中心塔柱窟的分期研究(趙青蘭)

《法藏文庫》中國佛教學術論典序

星雲

從印度佛教東傳以後，二千年來，經過譯經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之孕育，到達隋唐宗派的建立，佛教思想在中國熱烈的展開，成爲中國文化史上輝煌的時代。後來又有歷代高僧大德、學士文人，他們爲佛教撰述許多著作、註釋、論議，讓佛教的義理急遽發揚。

到了晚清，直至今日，在這一時期的思想、文化、學術之中，既有古今學術的辨論，又有東西文化的爭議；其詭譎怪異，錯綜複雜的過程，讓有心的人士備感中國文化需要轉型和重組。加之這一百年來，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宗教、倫理的基礎，面臨全面的衝擊，甚至破壞，急需有傳承、代替的精神和內容。

如果說，中國文化由先秦諸子百家的學說，和佛教隋唐諸宗的思想之開展，奠定了中國文化基本的色調，那麼吾人也深信，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文化繽紛雜陳，也將會奠定以後數百年，甚至數千年中國思想文化的基礎。因此，二十世紀的思想無論利弊、新舊，種種的紛雜激盪，對未來的影響可說無比的深廣！

佛教信仰的存在，不可能超越於時代的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經濟、學術之外。雖然二十世紀的中國佛教曾遭遇到全面的生存危機，所幸由於一大批高僧大德、檀那信眾，以及社會人士的關心、支持和努力，還有許多以學術著論的學者、教授，正不同的議論，形成佛教在中國文化裏面存在的價值；這不但帶動中國佛教走出生存的困境，而且廿一世紀的來臨，「人間佛教」的建立已經激發出佛教新的動力，繼續發揮其利濟人天、淨化世界的莊嚴

事業。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佛教裏，有改革派與守舊派之爭，也有僧侶佛教與居士佛教之論，甚至有大小乘、南北傳，和漢藏傳承的爭議。不管那些由於地理、氣候、文化、習慣之不同所形成的各地區佛教，歧異紛陳；但經歷「人間佛教」的提倡，在歷經思想與實踐之後的磨練，可以說已經逐漸成熟和定型，「人間佛教」必然成爲當代中國佛教思想的主流。

隨著二十世紀佛教思想分裂的情況即將成爲過去，在這世紀交替之時，佛光山繼續過去三十餘年來，在舉辦學術會議、編纂學術專刊、重編大藏經等既有的努力和成績上，我們又在廿一世紀來臨的此刻，成立「法藏文庫」，計劃分成數個階段，以三至五年爲期，將近百年來的佛學碩、博士論文及中國佛教文化論叢之佛教文獻，有計劃且有系統的加以整理，編輯出版，以迎接廿一世紀「人間佛教」的需要，自是意義深遠。

在整個《中國佛教學術論典》的出版計劃中，第一步是將中國大陸學界的佛學碩、博士論文，予以蒐集、整理和出版；繼之而台灣，而世界各地漢文論典的編纂，這便是《法藏文庫》「中國佛教學術論典」的編撰緣起。

現在，茲將我們的編撰旨趣說明如下：

第一、中國佛學碩、博士學位的培養工作，在大陸和台灣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開始起步，歷二十餘年的發展，經過老、中、青數代學者持之不懈的努力，如今這一領域由於中國大陸新人輩出，佳作不斷，成果輝煌。大陸二十年來的佛學碩、博士學位論文，選題涵蓋了佛教經典研究、佛教思想史、佛教文獻學、佛教制度與教史，以及敦煌藝術學、藏傳佛教，甚至近代中國佛教及世界漢文佛教研究等眾多的領域；並且採取了哲學、史

學、文獻學、語言學、文化學、比較宗教學等多種研究方法。佛光山多年來也始終秉持「以文化弘揚佛法」，提倡和鼓勵教界重視學者的研究；現在看到中國大陸學界二十年來的佛學碩、博士論文視野開闊，主題多元，個性鮮明，成績斐然，內心至感欽佩！

第二、學術研究雖然是學者個人的事情，但學者的人生觀念不可能完全脫離於一般的社會、思想、文化和環境，學者們所關心的課題，他們提出問題及解答問題的方式，往往受到一定的學術文化傳統及社會政治經濟環境的影響與制約。由此而論，海峽兩岸的佛教學術研究，就當然會表現出各自的個性與特點，其相互之間，因而也就有彼此交流、溝通及互補的必要性。據我所知，台灣學界一些學者非常注意收集大陸的佛學碩、博士論文，因為他們覺得大陸的佛學碩、博士論文，反映了大陸佛教學術研究的最新動態，值得台灣學者們借鏡與參考。然而由於個人的連絡及資訊畢竟有限，他們也就很難窺見大陸佛學碩、博士論文的全貌。現在，《法藏文庫》努力將大陸佛學碩、博士論文予以系統的蒐集、出版，目的就是提供台灣學者更容易瞭解大陸的佛學研究動態，為兩岸佛教學術更進一步的交流，提供一些方便和機會！

第三、台灣自六十年代左右開始，在各個大專院校成立佛學社團，興起了研究佛學的熱潮。當時由於師資難求，深感佛法之寶貴；自詹煜齋先生提供大專佛學論文獎學金之後，佛學著作就紛紛發表。近年來，各大學也准許設立宗教學院、佛學系等，並由於研究科學的人參與研究佛學者眾多，如圓覺文教基金會長期從事「佛學與科學」的座談會，邀請中央研究院梁乃崇教授、台灣大學教務長李嗣澂教授、東吳大學陳昌祈教授等發表論文；十餘年來，台灣學界所發表的論文，為數可觀。因此，本論典將在中國大陸的佛學碩、博士論文發表到

一個階段後，接著繼續發表台灣的佛學碩、博士論文；而後將把海峽兩岸的學者、教授、專家之創作，以「中國佛教文化論叢」的計劃，結集出版，供給學者研究，以光大佛法。

第四、佛光山自一九六七年開山創建之後，於一九七六年即編印、發行《佛光學報》；之後又每年舉辦學術會議，出版《佛教學術年刊》，自一九七六年到現在，從未間斷。

佛光山除了編撰學報專刊以外，一向也以文藝化、大眾化的雜誌論文，化導世間，以期發揚佛學之幽光，弘通佛教之奧義。現在在佛光山所創立的大學，如南華大學、佛光大學、西來大學，乃至佛光山叢林學院，均鼓勵師生撰寫佛學論文；《普門學報》也因此於西元二千零一年元月誕生了。

今後，《中國佛教學術論典》暨《中國佛教文化論叢》，將和《普門學報》配合編撰、發行，以提昇佛教的義學，培養高級佛學人才，此乃吾等佛子不容推卸的職責所在矣！是為序。

星 二 千 零 一 年 元 月 于 佛 光 山 法 堂

《中國佛教學術論典》凡例

- 一、本論典將出版中國海峽兩岸暨世界各地華文碩、博士論文專集一百冊，自西元二千零一年元月起印行，為期三至五年內完成。
- 二、本論典每冊收集碩、博士論文一篇或數篇，每冊約三十萬字左右，一律布面精裝。
- 三、本論典除刊登作者的相片、姓名以外，對於指導老師及答辯的時間，都有詳明列出。
- 四、本論典為非賣品，旨在提供學術界研究參考之用。需要者酌收工本費，每冊美金十五元。

五、本論典所刊論文，均已獲得作者同意授權出版，除作者本人外，請勿轉載或翻印出版。

六、本論典內容不代表出版單位之思想和觀點。

七、本論典刊行後，將繼續編輯《中國佛教文化論叢》，以供廿一世紀研究佛教學術者之參考。

八、歡迎海內外學者提供著作，酌奉稿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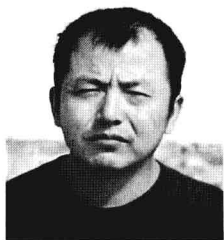
九、本論典為佛光山宗務委員會發行，所有出版經費，悉數由佛光山宗務委員會提供。

十、聯絡處：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地址：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

電話：(07) 六五六一九二一轉一一一九

E-mail: fgsastw7u@mail.fgs.org.tw



謝繼勝，一九五七年生於甘肅蘭州，寧夏回族自治區平羅縣人。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八年任平羅縣周城公社大興墩三隊會計和寧夏鋼鐵廠煉鋼車間工人。一九七八年畢業於寧夏大學中文系，同年七月志願進藏，在西藏自治區人事局工作。一九八四年秋考入北京中央民族學院民語一系（今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系）攻讀藏族文學專業研究生。一九八七年至今分別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民族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一九九八年獲選該年度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二〇〇〇年七月獲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佛教美術專業博士學位。主要著譯有《風馬考》、《西藏的神靈和鬼怪》、《西藏宗教藝術》、《西藏繪畫史》（合譯）；撰有論文四十餘篇。

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博士學位論文

作者：謝繼勝

指導教授：金維諾

答辯通過時間：二〇〇〇年

目錄

總序	星雲大師	1
凡例		1
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	謝繼勝	1
第一章 黑水城唐卡的發現與研究		1
第一節 黑水城的發現與黑水城唐卡		1
第二節 黑水城唐卡研究的回顧		2
第二章 黑水城唐卡的圖像內容與風格特徵		3
第一節 黑水城唐卡中的佛像與「黑水城佛陀」的特徵		3
第二節 黑水城唐卡中的菩薩與佛母圖像考		4
第三節 西夏唐卡中的上樂金剛本尊壇城圖像分析		8
第四節 黑水城唐卡中的護法與空行母		6
第五節 西夏唐卡中上師像寫實特徵探討		3
第三章 黑水城唐卡的風格淵源及其與衛藏藝術的關係		1
第一節 蕃夏歷史文化淵源與黑水城唐卡的出現		1
第二節 黑水城唐卡與十一—十三世紀的西藏繪畫		8
第三節 西夏藏傳繪畫與扎唐寺壁畫的關係		1

第四節	黑水城唐卡與榆林窟藏密壁畫	2
第四節	黑水城唐卡的形制與唐卡的起源	8
第一節	「唐卡」的語源與唐卡的起源	5
第二節	漢幡與唐卡的形制	0
第二節	西夏唐卡的雙身圖像與西藏繪畫中密教雙身圖像的淵源	7
第一節	金剛乘佛教的傳入吐蕃與藏傳佛教雙身圖像的歷史考察	2
第二節	西夏唐卡雙身圖像的斷代	8
第三節	西夏藏傳雙身像與莫高窟第四六五窟雙身像比較研究	9
第四節	關於敦煌莫高窟第四六五窟斷代的幾個問題	3
結語	黑水城唐卡在藏傳繪畫史中的地位	6
參考文獻目錄		1

第一章 黑水城唐卡的發現與研究

本文第一章分為兩節：第一節主要敘述黑水城的歷史地理概貌和黑水城唐卡發現的過程，其中對西夏故地發現的其它藏傳繪畫作品也一併進行介紹；第二節對以往黑水城唐卡的研究狀況進行總結並加以評估。

第一節 黑水城的發現與黑水城唐卡

黑水城，俗稱黑城子，蒙古語稱為哈刺浩特（Khara Khoto），是西夏黑水城和元代亦集乃路的遺址（圖版一——一），位於今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額濟納旗政府所在地達賴庫布鎮東南二十五公里的荒漠中^①。據考古發掘材料證明，今之額濟納旗所轄地區，就是漢代的居延地區^②。居延之名始見於漢初，漢時流經額濟納旗的河水被稱為「弱水」，下游的沙磧地帶，叫做「流沙」，弱水流入的湖泊，被稱為「南海」^③。漢安帝時（一〇七——一二

①有關黑水城歷史沿革的論述，筆者主要採用白濱、史金波〈黑水城的發現與俄藏西夏遺書〉一文，刊李范文主編《首屆西夏學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第一七八——一八七頁。其他參考的文獻為克恰諾夫為《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一卷所撰前言；薩莫宇克為《絲路上消失的王國》所撰專論以及陳炳應著《西夏文物研究》。

②參看陳夢家《漢簡綴述》，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

③據《尚書·禹貢》、《淮南子·地形篇》及《史記·夏本紀》。

五)始置居延縣，新莽時稱居成，東漢時居延地區屬「張掖居延屬國」①。興平二年(一九五)置西海郡，魏晉因之，統居延一縣。南北朝時，柔然入居，間為前涼、北涼地。北周保定中(五六—五六五)置「同城戍」。隋唐時，突厥、回鶻等入居。安史之亂後，包括居延在內的河西走廊大部分地區為吐蕃佔領。宋代為吐蕃、回鶻、黨項等游牧部落經營居住。西夏建國之前致力於河西地區的開發，西向以求立足之地。宋天聖六年(一〇二八)至明道元年(一〇三二)李元昊陸續從甘州回鶻手中奪取了甘、瓜、涼、沙、肅等州，西夏疆域「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地方百餘里」②。居延地方也在其轄境內。西夏廣運二年(一〇三二)，李元昊在居延置黑水鎮嚴軍司，治所在黑水城，為西夏十二監軍司之一③。其地為西夏防衛吐蕃和回鶻的北方軍事重鎮，又是從河西走廊通往漠北的交通樞紐，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據陳炳應考證，認為黑水城始建於西夏，它不是漢代所建的居延城。漢居延城在古居延澤西南，黑水城以北偏東處，兩地相距大約十五公里④。蒙古族興起時，居延地區又稱為蒙古人的游牧地，蒙古語稱「弱水」為「額濟納」，乃源於西夏黨項語「黑水」的音譯⑤。元太祖二十一年(一二二六)，蒙古成吉思汗率大軍征西夏由北而南破黑水城⑥，而後一路攻取瓜、沙、肅、甘、涼等州，東向西夏都城進軍，次年(一二二七)滅西夏。元朝建立後，元世祖忽必烈為討海都之叛，解除西北方面的隱患，於至元二十三年(一二八六)在居延地區設置亦集乃路，黑水城是路治總管府的駐地。擴築城垣，沿用西夏舊稱之漢語譯音稱為「亦集乃」，屬甘肅行中書省(駐甘州)統轄。元朝滅亡後，北元政權與明王朝共存，亦集乃路屬北元管理。明洪武五年(北元宣光二年，一三七二)明征西將軍馮勝率西路大軍，出西道取甘、肅攻蘭州、西涼、永昌、瓜、沙州，大獲全勝，「至亦集乃路，守將卜顏帖木兒亦降」。此後，亦集乃路居民被明朝強迫遷入內路，但明朝在這裡沒有正

式的建制，仍然沿用元代名稱，把黑水城叫做「亦集乃」，把這一地區叫做「亦集乃路」。由於元末明初的大規模戰爭和沙漠的侵蝕導致流經黑水城的河流改道，水源斷絕，從而使黑水城稱爲一座死城（圖版一——二）。清初，準噶爾噶爾丹汗曾倚額濟納爲據點反抗清王朝。康熙四十三年（一七〇四）平息噶爾丹汗之亂後，將此地賜給回歸祖國的土爾扈特郡王移此遊牧。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始命名此地爲額濟納土爾扈特旗。

西方人對黑水城的最早記載見於《馬可波羅行記》，其文記曰：

從此甘州城首途，若騎行十六日，可抵一城，名曰「亦集乃」(Edzina)。城在北方沙漠邊界，屬唐古忒州。居民是偶像教徒。頗有駱駝牲畜，恃農業牧業爲主。蓋其人不爲商賈也。其地產鷹甚眾。行人亦在此預備四十日糧，蓋離此亦集乃城後，北行即入沙漠。行四十日冬季酷寒，路絕人煙，亦無草木。惟夏季始見有人。其中亦見野獸，緣有若干處有小松林也。⑦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在額濟納河附近居住的土爾扈特人中間流傳著黑水城藏有財寶和黑將軍守城的傳說。最早得知黑水城遺址的是俄國人波塔寧，他在一八八四——一八八五

①《後漢書·郡國志》。

②吳廣成《西夏書事》卷二。

③④陳炳應《西夏文物研究》，第八八—九〇頁。

⑤陳炳應《西夏文物研究》，第九〇—九一頁。

⑥《西夏書事》卷四十二：「寶慶二年、金正大三年、蒙古太祖二十一年、夏乾定三年（一二二六年）春二月，蒙古攻黑水城，破之。」

⑦《馬可波羅行記》，馮承鈞譯注，沙海昂譯注本，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五。

年度旅行報告中寫道：「土爾扈特人說有一座古城叫額爾克·哈喇·布魯克，意指黑水極東部支流岸邊的黑城；他們說，那裡還可見到不大的城垣，即小圍牆，四周有許多沙埋的房屋遺跡。挖掘黃沙就能找到銀器，小城四周則為流沙，附近無水①。」一九〇〇年，俄國人奧布魯切夫曾試圖找到這座沙埋小城，當地的蒙古人不僅沒有告訴他，而且將他引向了相反的方向。其時科茲洛夫就在蒙古，也曾派遣他的手下卡贊可夫前去尋找黑水城，也無功而返，原因都是一樣，當地蒙古人對廢墟情況秘而不宣。

一九〇八年三月，俄國人科茲洛夫率領的四川——蒙古探險隊「配以武器：步槍十二支，子彈一萬五千發，左輪手槍六支，子彈六百發」，用重禮、槍械和允納向清朝政府請封的條件，賄賂蒙古巴登扎薩克王爺和土爾扈特貝勒王爺，得到了他們的允許，並為科茲洛夫提供前往黑水城的嚮導，使科茲洛夫等人順利抵達黑水城遺址。從一九〇八年四月一日至十三日，科茲洛夫等人的「探察和發掘基本上未按考古學的要求進行」。科茲洛夫本人在日記中寫到：「（他和他的手下人）挖呀，刨呀，打碎呀，折斷呀，都幹了。」「對發掘品未作嚴格記錄」，雖然科茲洛夫也繪製了黑水城示意圖，但發掘物品並未嚴格標明位置②。發掘的物品包括西夏文書籍殘葉，「畫在麻布上的小佛像」和雕塑殘件，擦擦以及家用器皿、婦女飾物和佛事用品等等，共裝滿十箱，每箱十公斤。在土爾扈特王爺的協助下，通過蒙古郵驛經由庫倫寄往當時俄國首都聖彼得堡，請俄國地理學會儘快鑑定。聽取了俄國學者奧登堡、尹鳳閣等人的鑑定報告後，俄地理學會指示科茲洛夫放棄深入四川考察，立即返回黑水城，要不惜人力、物力和時間對黑水城遺址作進一步發掘。一九〇九年五月底至六月初，科茲洛夫又率隊返回黑水城，「在距離西城門和西北角的佛塔不遠處架起了我們的帳篷」。他們雇傭土爾扈特人為他們挖土、送水、運糧。考察隊分為兩組，一組考察街區遺址，一組在城

內挖掘，後一組全是俄羅斯人。據克恰諾夫判斷，科茲洛夫本人沒有參與具體挖掘工作。此次考察他們得到了漢、藏、阿拉伯文字殘卷、紙幣、祭祀品、器物，佛像等。

由於在城區挖掘所得不豐，科茲洛夫最後決定打開一座距離西城牆約四百米、位於幹河床右岸的大佛塔。這就是科茲洛夫所稱的「輝煌舍利塔」，也是俄藏衆多黑水城文物主要部分所出之地。此塔高約十米，包括「基座、中腰和半場的錐頂。頂塌可能是由於年深日久，也可能是獵人探寶所致」。物品按照如下布局擺放：塔內底層大約十二平方米，是儲藏室，「它的四周『坐著』泥木佛像。佛像前面擺放書籍『以供誦讀』」。「塔內墊高的地板上，在平臺面的四周；平臺中央有一根立柱」。「塔底四周牆上掛著神像，塑像的尺碼則與真人一般大小」。這些塑像出土之際都有色彩。塔內中央地臺上疊放著數以百計的大小小綢布封套的書籍、簿冊和經卷、佛畫。整個佛塔下部擺放得較為整齊有序，越往上部越顯得雜亂無章。似乎是一二二六年蒙古人攻入前夕，這些東西從城裡的廟宇等地運藏到塔中，如此大量的佛教文獻未必是原來就是作為腹藏放在塔中的，但也可能原本堆放的就是如此。

從六月十二日至六月二十日，發掘這座「輝煌大塔」的工作進行了九天（圖版一一—一三）。科茲洛夫等人將塔中的文物並沒有按照原來排列的順序次序清理而是由上往下一次取下去，出去上面的塵土。書籍用大帆布包運到營地，按開本的大小、外形或某種標誌「分類」，在相當程度上造成了混亂，以至於今日學者們也無法清理。科茲洛夫本人沒有參加發掘工

① 波塔寧《中國的唐古忒——西藏邊境和中蒙古：波塔寧一八八四—一八八五年遊記》聖彼得堡一八九三年，第四六四頁。轉引自克恰諾夫《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一卷〈序言〉。

② 克恰諾夫《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一卷〈序言〉。